



甘子日報  
GANZI RIBAO

康巴周末

文化视野

2026年4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杨燕 校对:傲昂嘉措  
版式设计:边强

8

从康巴人  
生存心境  
进入  
从康巴人  
生存智慧  
进入  
从康巴人  
生存哲学  
进入



化、低俗化、猎奇化、煽情化倾向;加强对大众创作者的专业赋能,通过创作培训、名师指导、评论帮扶,提升叙事能力、审美水准与思想深度,推动创作从生活记录升级为时代观察,从情绪宣泄升华为价值共鸣。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让作品兼具网感、美感与质感,经得起受众检验与时间沉淀。

三是强化技术赋能,创新表达与传播形态。以数字技术为文艺赋能,而非被算法绑架。要善用短视频、微电影、网络文学、纪实影像、沉浸式互动等新业态,优化叙事节奏、丰富呈现方式,提升传播效率与覆盖范围;推动传统文化、红色文化、现实题材与新媒体表达有机融合,让正能量有大流量。同时推动平台算法向善,优化推荐机制,在满足用户需求的同时主动破圈,加大优质内容、现实题材、人文作品的推荐权重,让技术成为艺术的放大器,而非同质化的流水线,让新文艺载体真正成为传递真善美、凝聚向心力的主流阵地。

四是完善治理体系,构建健康可持续创作生态。生态优则文艺兴,必须多方协同、综合施策。在评价上,打破精英审美的单向主导,建立思想性、艺术性、大众性、时代性四维评价体系,把流量数据、大众口碑、社会价值、艺术水准纳入综合考量,扭转“流量即优质”的误区。在引导下,强化专业评论与主流引领,用好新媒体评论阵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为优质内容撑腰,对不良倾向亮剑。在扶持上,加强精品项目资助、版权保护、人才培养与平台激励,让深耕内容的创作者有回报、有前景。在治理上,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完善内容审核与行业自律,遏制劣币驱逐良币,形成创作有方向、精品有通道、行业有规范、生态有保障的良性循环。

文艺因人民而永恒,因精品而致远。文艺的生命力,从来不在象牙塔的曲高和寡里,而在人间烟火的滚烫中。新大众文艺的崛起,是数字时代文化平权的必然,是人民文艺精神的当代延续。它不必迎合陈旧的审美偏见,也不能沉溺流量的短期狂欢。只有扎根生活不悬浮、坚守价值不低俗、打磨精品不浮躁,让烟火气里浸润文艺、通俗化中升华审美,新大众文艺才能真正走出“快餐化”困境,从一时爆款走向长久经典,从流行现象变为文化力量,以持久的精神温度与人文质感,在岁月长河中持续温润人心、照亮时代。

低俗猎奇、刻意煽情、刻意卖惨等内容占据大量传播空间。部分创作者为博眼球、抢流量不断突破公序良俗底线,以审丑、猎奇、极端化表达替代真诚创作,不仅大幅拉低了新大众文艺的整体审美水准,更不断透支公众信任,让“接地气”异化为“低格调”,让“烟火气”沦为“庸俗气”。

其四,价值引导与评价体系严重滞后,行业生态失衡失序。传统文艺评论体系与审美标准,难以适配数字化、大众化、轻量化的新文艺形态,专业评论失语、价值引导缺位、评判标准模糊,使得“流量至上、点赞为王”的错误认知大行其道。优质的深度内容因传播慢、共情周期长而难以突围,快餐式、套路化、低俗化作品却占据流量高地,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日益凸显。这种扭曲的生态,让新大众文艺深陷“火得快、凉得更快”的短命怪圈,彻底背离了以文化人、浸润人心、滋养精神的文艺初心。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这一重要论断,立足数字时代文化发展大势,紧扣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是我们党深刻把握社会主义文艺本质规律、主动顺应信息技术变革潮流作出的战略部署,为新时代文艺创新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面对当前流量冲击与内容失衡的现实挑战,推动新大众文艺从规模扩张迈向高质量发展,关键要把握好以下四个着力点:

一是深耕生活本源,筑牢人民性创作底色。创作必须跳出套路化、悬浮化、模板化的窠臼,真正走出屏幕、走向现场,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必修课。创作者要走进市井街巷、田间地头、工厂车间、社区一线,与普通人民共情共生,捕捉未经修饰的生活细节、朴素真挚的情感力量;要聚焦民生冷暖、时代变迁、基层奋斗,以小切口呈现大主题,以小人物彰显大情怀,把烟火气转化为文艺,把真实感转化为感染力。同时建立常态化采风与现实题材扶持机制,鼓励素人创作、纪实表达,让作品有生活、有温度、有筋骨,真正与大众同频共振。

二是坚守文艺内核,推动创作向精品化跃升。文艺不能沦为情绪快餐与流量工具,必须在通俗中不失格调,在大众中坚守品位。要引导创作者潜心打磨、理性表达,平衡即时情绪满足与长期精神滋养,坚决摒弃同质

确也暴露出诸多不容忽视的问题。这些问题正从内部侵蚀其创作根基,逐渐成为制约行业长远健康发展的突出瓶颈。在流量逻辑与商业资本的双重裹挟下,这一本应扎根烟火、贴近现实的文艺形态,正悄然偏离真诚表达、关照时代的初心,日益陷入同质化、浅表化、低俗化、空心化的多重困境。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流量至上催生内容同质化,原创精神被算法消解。在平台算法推荐机制与商业变现的刚性压力下,“追热点、仿爆款、走捷径”成为大量创作者的生存选择,独立思考与原创探索被不断边缘化。微短剧深陷“强冲突、快反转、爽文式”的固定套路,短视频扎堆贩卖焦虑、制造对立、渲染极端情绪,纪实类内容为博取关注沦为摆拍作秀、虚构日常,流水线式的模板化表达大面积泛滥。当创作变成复制粘贴,当表达沦为模板套用,新大众文艺的原创力、思想力与辨识度被持续稀释,最终陷入千篇一律的审美疲劳。

其二,浅表化创作缺乏精神沉淀,有热度而无厚度。当下大量新大众文艺作品,仍停留在碎片化生活记录、即时情绪宣泄、猎奇式吸睛引流的表层,满足于一时的感官刺激与情绪共鸣,却缺少对时代变迁的深度观察、对人性复杂的细腻体察、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审视。作品有流量却无力量,有看点却无深度,热闹过后难以留下长久的精神印记,更无法形成跨越圈层、直抵人心的持久共鸣,最终只能沦为转瞬即逝的网络碎片。

其三,审美异化拉低创作格调,文艺质感被低俗消解。为迎合碎片化、快节奏的网络消费习惯,许多作品放弃艺术打磨与审美追求,粗制滥造、

与此同时,它也不断遭遇外界的质疑:有人将其简单归为浅表表达、缺乏审美格调,有人片面判定其快餐化、碎片化,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严肃文艺。这场争议的背后,既是传统文艺审美范式与数字时代大众创作生态的观念碰撞,更是对文艺本源、时代价值与发展方向的深层追问。事实上,新大众文艺绝非文艺的“异类”,更不是文化的“快餐边角料”,而是人民文艺在互联网时代的新生、拓展与延续。

新大众文艺的“新”,包含了两层新意:一是新的群体,二是新的文艺。唯有正视成长中的问题,坚持守正不移、创新不止,才能让人间烟火真正沉淀为文艺底气,让新大众文艺持续温润人心、滋养时代。

新大众文艺是更具时代性的人民文艺。文艺的本质,从来不是殿堂里的孤芳自赏,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表达,而是源于生活、属于人民、回应时代的情感载体。从《诗经》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到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的市井流传,再到当代文学对普通人命运书写,文艺从来都在烟火之中。如前所述,新大众文艺之“新”,在于它彻底打破了专业圈层的创作垄断,让快递员、新农人、打工族、社区工作者等普通大众成为叙事主体,实现了从“被书写”到“自我书写”的跨越;其“大众”,在于内容紧贴日常、语言质朴真诚、情感直抵人心,用家长里短映照时代变迁,用个体悲欢凝聚社会共情。它突显文艺的本质,只是以数字化、平民化、轻量化的新形态,拓宽了文艺的边界,丰富了文艺的谱系。那些否定其文艺属性的声音,其实是忽视了文艺随时代演进、因人民而鲜活的根本规律。

当然,在蓬勃生长的同时,新大众文艺的

书评

## 新大众文艺如何从「爆款」走向「经典」?

◎阿眉

多年前已经结案的杀人事件的真相。一开始读这个故事,读者肯定不难共情书中人物那种日子过得好好的,忽然小区里搬来一家恶邻的烦恼。但……真的为这事儿杀人?绝大部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普通人只怕也不至于。这恰恰构成了此书最让人欲罢不能的悬疑——是谁因为什么原因杀了那个讨厌鬼呢?

这部《大限将至》虽然褪去了文学圈的外衣,却让我这样的读者更专注于案件本身。霍桑的缺席让男主角安东尼不得不独自面对这起陈年旧案,于是我们跟随一个作家笨拙的查案脚步,一起翻阅陈旧的卷宗,重访早已改变模样的案发现场,在记忆与现实的缝隙中寻找被时间掩埋的真相。

霍洛维茨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让读者和安东尼一同陷入迷局:表面上看,这是一个“谁杀了恶邻”的故事;但随着调查推进,我们逐渐发现肯沃西之死牵扯出的是整个社区长达数十年的秘密网络。那些看似体面的邻居们,每个人都在优雅面具下藏着不可告人的过往,每家的衣柜里都藏着骷髅,肯沃西的死亡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通往过去的黑暗之门。

这应该是“霍桑探案系列”的第五本书了,一路读下来,在头四本书里,大侦探霍桑其实是那个当个讨喜的人物,脾气古怪,藏着许多秘密,和搭档安东尼的关系也是既合作又提防,全无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并肩作战、肝胆相照的感觉。在这个故事里,他不但没和安东尼一起查案,还一直在拖安东尼的后腿。但到了最后一页,更准确地说,是整本书的倒数第三段,霍桑这个人物终于第一次令我动容。当然不能剧透,只能说,这个结局让我想起许多自己深爱的故事——关于承诺和情义,关于超越理性算计的情感,关于朴素正义和法律条文的冲突下个人的选择。霍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原来,在他的古怪和沉默中,藏着远比真相更复杂的人性。

拿到英国作家安东尼·霍洛维茨的推理小说新作《大限将至》,一翻开读到简介就忍不住失笑:这也太阿婆范儿了吧。

泰晤士河畔的里士满区,河景苑以六栋门禁森严的豪宅与精巧花园,构筑了都市生活的典范。然而肯沃西一家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四辆引擎轰鸣的豪车与聒噪的孩童,很快打破了社区的宁静。深夜的喧嚣派对、刺耳的流行乐声,连同那个遭到众人反对的泳池修建计划,将河景苑的田园诗境碾作一地鸡毛……当肯沃西死于非命时,所有

一个很可能不甚准确的刻板印象是:东野圭吾的小说里,常常是一个善良慷慨的老好人被杀了,所有认识他的人都震惊于居然有谁 would 想杀掉这样一个好人。而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中,却多是一个令人神共愤的讨厌鬼被杀了,他身边的人几乎个个都有干掉他的动机。

邻居都成了嫌疑人。《大限将至》和霍洛维茨的其他几部小说不太一样。最初他的小说吸引我的,倒不是案件推理写得如何精妙绝伦,而是他笔下少见而又刚好特别感兴趣的题材:文学界杀人事件。他书中谋杀案的背景,常是貌似离谋杀最遥远的书展、编辑部、作家见面会、小岛文学节……被卷入案件焦头烂额的主角,不是作家,就是编辑。每次让我读着读着笑出来的,也常是和案件无关的文学界细节和吐槽。譬如也在写书的男主角对自己并非超一流作家耿耿于怀,出版社发行他的新书要避开史蒂芬·金和丹·布朗有新书发行的月份,让他十分郁闷。譬如女编辑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外孙没闲聊几句,就琢磨起他的某句话可以当成新书推荐语,“对今后的图书销量大有裨益”。

但到了这本新作《大限将至》,文学界的存在感几乎消失了。跟在侦探霍桑身边权充华生好几本书之后,本书的男主角安东尼终于开始独立探索一个

诗书影话

## 人性共鸣向

◎阿眉